

互動視角下“老 A 了”的主觀立場表達

王 新

天津師範大學

提要

本研究以口語對話為語料，從互動視角討論了“老 A 了”的主觀立場表達。研究發現，進入“老……了”的形容詞是性質形容詞，具有比較性，且以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為主。“老 A 了”體現了交際主體鮮明的主觀認識，包括增量表達、評價表達和反預期表達三個方面；體現了交際主體鮮明的情感站位，傾向於表達積極性情感；體現了交際主體鮮明的態度定位，即邀請對方加入己方立場，從而形成一致性立場。本文關於主觀立場三分的做法，特別是關於態度立場的闡釋，為漢語立場表達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關鍵詞

“老 A 了”，立場表達，主觀認識，情感站位，態度定位

1. 引言

在日常交際中，我們注意到了如下幾組實例：

- (1) A：老雷那人老無聊了，真沒意思。
B：是，一點兒幽默都不懂。（日常生活）
- (2) A：他那話說得老在理了，不都是為了大家好嘛。
B：對啊，不知道那誰怎麼想的。（日常生活）
- (3) A：我今天這身兒怎麼樣？
B：老好看了！你擱哪兒買的啊？（日常生活）

例（1）、例（2）和例（3）中的“老無聊了”“老在理了”和“老好看了”都是“老A了”¹的具體呈現。其中，“老”是程度副詞，具有量級含義；“了”一方面是起完句作用的語氣詞，另一方面也凸顯了言者的主觀肯定態度；“無聊”“在理”和“好看”都是形容詞。

如果將“老A了”與“很A”“特別A”“非常A”相比，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老A了”帶有說話人的主觀視角，傳遞了言者主觀立場（stance）。² 崔希亮（2022: 6）指出“‘程度副詞 + adj.’ 能不能充當修飾成分是鑒別程度副詞主觀立場表達能力的一個標準”。如果能充當修飾成分，那么其立場表達能力較弱，反之則強，這是因為充當定語的語言形式是一種客觀描寫或陳述，而單獨使用的語言形式往往能表達一種感歎。顯然，“很A”“特別A”“非常A”都可以作定語，用以修飾後邊的名詞，而“老A（了）”則不能，但“老A了”可以單獨使用，表達一種感歎。因此，“老A了”主觀立場表達的強度顯然高於“很A”“特別A”“非常A”。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印證，比如馬真（1991: 9）就明確指出，“‘很’不帶感情色彩，‘老’帶有較強的感情色彩”。試比較：

- (1') A：老雷那人很 / 特別 / 非常無聊，真沒意思。
B：是，一點兒幽默都不懂。（日常生活）
- (2') A：他那話說得很 / 特別 / 非常在理，不都是為了大家好嘛。
B：對啊，不知道那誰怎麼想的。（日常生活）
- (3') A：我今天這身怎麼樣？
B：很 / 特別 / 非常好看！你擱哪兒買的啊？（日常生活）

¹ “老A了”中的A指代形容詞。

² 關於立場的概念請參見後文。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任何句子其實都是客觀性和主觀性相結合的產物，只不過，有時客觀性比較清晰，主觀性比較隱蔽；有時主觀性比較顯豁，客觀性似乎隱藏起來了；有時客觀性比較強，主觀性比較弱；有時主觀性比較弱，客觀性卻比較強”（邵敬敏 2017: 2）。“很 A” “特別 A” “非常 A” 在表達言者主觀立場時不如“老 A 了”強烈。

檢索資料發現，祖迪（2012）和宋禹岐（2019）是我們看到的僅有的兩篇專文討論“老……了”結構的文獻。祖迪從語法組合、語義程度和語用效果等視角討論了東北方言中的“老……了”；宋禹岐則是從原型範疇的角度討論了“老 + 形容詞（了）”這一結構中的“老”和形容詞，以及整個結構的意義。祖迪和宋禹岐的研究都指出，該結構具有表達說話人個體感受、加深主觀情感色彩的作用，這實際上是看到了“老 A 了”的主觀性（subjectivity）。³但如果從交際互動的層面去考察就會發現，“老 A 了”具有很明顯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⁴傳遞了交際主體的立場站位。這一點祖迪和宋禹岐並未發現。崔希亮（2022）在討論漢語程度量級的主觀立場表達時，雖提及“老 A 了”可以表達言者主觀立場，但未作具體分析。

立場是“對資訊命題內容的態度、感覺、判斷或承諾的顯性表達”（Biber & Finegan 1988: 1）。Biber 和 Finegan（1989: 93）對立場的定義進行了修訂，指出“立場是對於資訊命題內容的態度、感覺、判斷或承諾的辭彙或語法表達”。隨後 Biber 等（1999）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認為立場除了與命題內容相關外，還可以用來表達說話者或作者的個人感覺、情感、態度、判斷、評價等等，立場的內涵由此得到進一步完善和豐富。實際上，Biber 等人提到的個人感覺、判斷和評價從本質上講都可以歸入廣義的認識，因為它們都是人的頭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因此，立場可以大致分為認識、情感和態度三個下位範疇（王新 2022）。立場表達實際上就是交際雙方在特定語境下對談論對象表達認識、情感和態度的一種言語互動行為。

基於上述討論和認識，我們擬從交際互動的視角出發，以王新（2022）立場三分（認識、情感和態度）的理論為基礎，以口語對話為語料，⁵討論“老 A 了”的主觀立場表達。

³ 語言的主觀性是指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語言的主觀性主要表現在說話人的視角、說話人的情感和說話人的認識（沈家煊 2001）。

⁴ 語言的交互主觀性是指語言不僅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性，還涉及說話人對聽話人“自我”的關注，這種關注體現在說話人通過語言與聽話人進行互動，考慮聽話人的視角、情感和認知等方面，以達到更好的交際效果（丁健 2019）。

⁵ 我們在每個例句後都標明了出處，包括 BCC 語料庫、日常生活、抖音這三類。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共收集有效語料 200 條，語料選取的標準有二：一是口語語料，而非書面語語料；二是對話語料，將“老 A 了”所在句的上一句或下一句納入我們的語料考察範圍，以此組成對話語料。具體來說，BCC 語料主要選自該語料庫裏邊的“對話”子庫的語料；日常生活中的語料主要來

2. 進入“老……了”的形容詞特徵

我們在 BCC 語料庫對話子庫中統計了進入“老 A 了”這一結構的形容詞分佈，具體見詞雲圖 1 所示。

圖 1 “老 A 了”詞雲圖



那麼是否所有的形容詞都能夠進入這一結構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從形容詞的類別來看，進入該結構的形容詞一般都是性質形容詞，具有比較性，這是由前邊的副詞“老”決定的。所謂比較性是對個體或事物的性質或屬性在量級層面具有不同梯度的一種刻畫。我們反觀英語中的形容詞便會發現，它們一般都具有比較級和最高級，⁶且在形態方面有相應呈現：形容詞的比較級一般是在詞尾添加“er”，最高級則是添加“est”。比如“tall”的比較級是“taller”，最高級是“tallest”。漢語中形容詞的比較性則是通過程度副詞的修飾來體現，比如“漂亮”“激動”“厲害”“好聽”“亂”“新”都能夠接受“有一點兒”“有些”“十分”等表示不同程度的副詞修飾。這說明形容詞的比較性是具有跨語言共性的。

從音節數目來看，這類形容詞既包括單音節的，比如“多”“少”“遠”“近”“貴”“好”“長”“慘”等等，也包括雙音節的，比如“好吃”“可愛”“開心”

源於筆者的記錄，也就是筆者在日常生活中聽到“老 A 了”的表達時，立刻在手機備忘錄裏記錄下來。抖音語料則是在看到相關節目中出現“老 A 了”的表達時，將其轉寫下來。這三類語料都是口語的，且是對話的，具有一定的均質性。

⁶ 英語中表示極端的形容詞沒有比較級和最高級，比如 favorite、perfect、dead 等。

“激動”“厲害”“難受”等等，還包括少量的三音節詞，在我們掌握的材料中只有“沒意思”“沒出息”和“沒道理”，以及與之相反的“有意思”“有出息”和“有道理”，但是用例不多。我們認為這可能與這些詞沒有完全辭彙化有關，也就是說“沒”和“有”還只是修飾成分，所以可以和“老”組成一個音步。

綜上所述，能夠進入“老……了”這一結構的形容詞一般都是性質形容詞，具有比較性，從音節上講則主要是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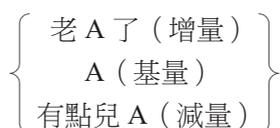
3. 交際主體的認識

我們通過對語料的梳理發現，“老A了”在交際互動中體現了交際主體的主觀認識。所謂主觀認識是指，交際主體基於自身經歷或經驗發表對談論對象的觀點、看法等，它是個體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具體表現在增量表達、評價表達和反預期表達三個方面。

3.1. 增量表達

量範疇一般來說有客觀量和主觀量之分。客觀量的大小往往通過數學概念中的量來區分，比方說二比一大；主觀量的大小往往是基於交際主體的主觀認識得來的，受事件、說話人的心理狀態、語境等諸多重因素的影響，比如“才四點”（下午）和“都兩點了”（下午），雖然“四點”比“兩點”晚，但“才四點”認為時間早，而“都兩點了”認為時間晚，所以前者是主觀小量，後者是主觀大量。李宇明（2000）將表達主觀量的手段總結為四類，包括數量標、副詞標、句末標和框架標。“老A了”正是主觀量表達，屬於李宇明總結的框架標，即由兩個部分構成的固定格式，其中“A”是典型性狀量的載體，同時是計量的基點，交際主體借助“老……了”這一框架表達對其所修飾的成分在程度上有所加深的認識，也就是實現了主觀增量表達。與增量相對的是減量，那麼處於兩者之間的就是常規量，或者稱之為基量，三者構成一個量級序列，具有級差性，“老A了”則處於該量級系統的頂端。如圖2所示：

圖2 “老A了”的級差序列



具體舉例如下：

- (4) A: 談, 你知道嗎? 最近熱播的《長津湖之水門橋》老精彩了。
 B: 嗯嗯, 我也聽說了, 但還沒顧上看。(日常生活)
 a. A: 談, 你知道嗎? 最近熱播的《長津湖之水門橋》很精彩。⁷
 b. A: 談, 你知道嗎? 最近熱播的《長津湖之水門橋》有點兒精彩。
- (5) A: 昨天他那話我老無語了。
 B: 就是啊, 那話說給誰聽呢。(抖音)
 a. A: 昨天他那話我很無語。
 b. A: 昨天他那話我有點兒無語。

例(4)中交際主體 A 對熱播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的看法是老精彩了。我們將“老精彩了”替換為“精彩”和“有點兒精彩”, 得到例(4a)和(4b)。在[老精彩了; 精彩; 有點兒精彩]這個集合中, “老精彩了”在語義級差方面顯然是處於該集合的頂端, 與“精彩”相比是一種增量表達。例(5)也是如此, 在[老無語了; 無語; 有點兒無語]這個集合中, “老無語了”同樣處於該集合的最頂端, 也是一種增量表達, 只不過這種增量表達與例(4)相比是消極的。但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增量表達都具有某種特殊的語用效果, 比如誇大其詞, 從而實現某種交際目的, 即傳遞某種態度立場, 我們將在下文第四部分詳細討論。

如果從評價理論 (appraisal theory)⁸ 的子系統級差系統出發, 增量表達則屬於語勢 (force)⁹ 範疇中的強化 (intensification)¹⁰。那麼這種強化是如何產生的? 我們認為是由“老”的本義語義特徵滯留決定的 (王新、崔希亮 2021)。《說文解字》曰: “老, 考也。七十曰老。從人毛匕。言鬚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從老。”由此可知, “老”的本義是年歲大、年長的意思。根據劉毅非 (2007) 的研究, “老”的本義在人們的高頻使用下開始虛化, 逐漸發展成時間副詞, 最後虛化為程度副詞。可以說, 這個過程也是“老”的意義從客觀概念域到主觀認識域的投射過程。與此同時, “老”的客觀性逐漸削弱, 主觀性不斷增強, 在形式上表現為“老”的詞性由形容詞逐漸發展成為程度副詞, 所以意義的變化在語言形式方面都有相應的表現。當“老”修飾“A”時, 其實就是對“A”所引導量級上的程度值進行調節, 表示“A”在說話人眼裏顯著超過

⁷ 為節約篇幅, 替換的句子我們只保留含有研究對象的語句, 下同。另外, 現代漢語中形容詞作謂語, 其前一般要受副詞“很”修飾, 這裏的“很”並不表示程度。

⁸ 評價理論最早是由系統功能語言學新悉尼學派領袖——澳大利亞的 James R. Martin 提出, 該理論包括態度系統 (attitude system)、介入系統 (engagement system) 和級差系統 (gradation system), 每一個系統下邊又分為若干次系統 (Martin & White 2005)。

⁹ 語勢是指程度的加強和減弱。

¹⁰ 強化是指對於強度的評價, 包括加強和減弱兩個方面。

了特定語境中的平均值。而“了”一方面起完句作用，另一方面“表示一種肯定、確定的語氣”（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 級語言班 2010: 322），凸顯了說話人對“老 A”的肯定態度。

概言之，“老 A 了”與其對應的 A 相比，語義程度加深，是一種增量表達，且這種增量表達是說話人的視角，即說話人強調某人或某物的屬性特徵在量的維度上所達到的程度非常之高。

3.2. 評價表達

李宇明（2000: 108）指出：“人們在對量進行表述時，往往會帶有對量的主觀評價。”該發現非常敏銳。我們在前一部分指出，“老 A 了”是一種主觀增量表達，與此同時也體現出交際主體對談論對象的主觀評價。評價（appraisal）是指說話人根據自身的知識儲備、文化背景、主觀感受等，利用辭彙、修辭等手段表達對談論對象的一種評判（王新 2020b）。由此不難看出，若要實現評價表達，通常需要滿足三個條件，即評價主體、評價客體，以及評價手段。評價主體和客體不必多說，評價手段除了王新之前所說的辭彙和修辭手段以外，結構式和句式也是常見的形式。“老 A 了”就是用以實現評價表達的典型結構，因為形容詞本身就具有評價功能，“A”在“老……了”的作用下，評價程度進一步加深。如果從評價理論的子系統介入系統（engagement system）¹¹出發，“老 A 了”的評價表達是通過自言（monoglossic）來實現的，即不參考其他的聲音和觀點，從自身標準出發表明自身的斷言，其主觀性較強，屬於自我中心的視角安置。此外，這種評價通常包括積極評價與消極評價兩種情況，例如：

- (6) A：你認識那個 XXX 嗎？
B：認識啊，你可別提那個人了，老無恥了。（抖音）
- (7) A：前一陣兒內蒙的疫情老嚴重了，聽說病例一下兒增加了不少。
B：是啊，我也看到報導了。（日常生活）
- (8) A：你老公對你真好啊！
B：是啊，平時老貼心了。（抖音）
- (9) A：小劉的衣品真不錯，平時的穿搭老時尚了。
B：那可不，人家可是服裝設計專業畢業的。（日常生活）

¹¹ 人們表達態度的方式是直接陳述還是間接表達，構成了介入系統的兩個重要方面，介入可以由自言（monoglossic）和借言（heteroglossic）來實現。自言是指在當前交際語境中，非對話性的或者排除對話性的斷言或假定；而借言是指借他人的立場、觀點和思想等間接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思想的方法。

例(6)中，交際主體 B 對談論對象的為人進行消極評價，即無恥，這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視角，也就是我們上文所說的通過自言的形式來實現評價的。例(7)與之類似，交際主體 A 對內蒙的疫情狀況進行消極評價。

例(8)和例(9)與前兩例不同，是交際主體對談論對象的積極評價，例(8)是評價自己的老公非常貼心，例(9)是評價小劉的穿搭很時尚。不難看出，這兩例也同樣是交際主體自我的視角，具有較強的主觀性。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將評價視為交際主體的一種更為本質的主觀認識，因為任何一種評價一定是建立在主觀認識的基礎之上的。比如當我們評價一個人時，一定是對這個人有了充分的認識之後才会有評價的論斷。簡言之，評價是對主觀認識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我們傾向於將評價表達看作主觀認識的一個下位範疇，而非將其置於與主觀認識平行的範疇。

3.3. 反預期表達

我們在 3.1 部分討論了“老 A 了”的增量表達，換言之，這也是一種放大型視角。因此，當交際主體認為談論對象的性質所表現出的程度比預期中的要高時，交際主體便會產生反預期的心理。換句話說，這是預期與現實對比產生的結果。因此，反預期表達是與交際主體預期相偏離的一種語言表達現象。“老 A 了”要想實現反預期傳遞，需要滿足以下條件：存在對比情況，且實際情況與預期不相符。這種對比涵蓋交際主體自身前後表現對比、與說話人自身的期望對比、與他人同類情況對比，以及和普遍認知現象對比，借反差凸顯反預期。例如：

- (10) A：你最近怎麼回事呀？以前你參加活動可積極了，現在老消極了！
B：唉，最近工作太忙，太累了，都沒什麼精力了。（抖音）
- (11) A：我本來很期待這次的度假，想著能放鬆放鬆，結果老煩了，淨遇到一些糟心事兒。
B：哎呀，那太可惜了，怎麼會這樣呢？（日常生活）
- (12) A：別人做這道題老輕鬆了，他呢，老費勁了！
B：是啊，感覺他平時就沒咋學。（抖音）
- (13) A：大家都講春天的郊外空氣十分清新，怎麼今天霧霾這麼重，空氣老渾濁了！
B：可能是最近天氣異常，這和以往春天的情況差太多了。（日常生活）

例(10)中，交際主體 A 通過“以前可積極了”和“現在老消極了”的對比，突出 B 現在的狀態與過去不同（即 B 自身前後表現對比），這種變化超出了 A 的預期，表達了 A 對 B 現在消極狀態的意外。例(11)中，A 對度假的結果期望是“放鬆放

鬆”，但實際卻是“老煩了”，實際結果與說話人的期望完全相反，表達了 A 對度假結果的失望和意外，體現了反預期。例（12）中，交際主體 A 和 B 將談論對象與周圍其他人進行對比，突出其狀態或表現不符合一般情況。例（13）中，按照大家的普遍觀點，春天郊外空氣清新，然而此刻卻是“空氣老渾濁了”，“老渾濁了”與大眾認知中的普遍狀態相反，表達出強烈的反預期效果。

吳福祥（2004）指出，反預期表達的常見類型包括與說話人預期相反、與受話人預期相反，以及與社會共用預期相反三種情況。我們統計分析了 60 例“老 A 了”表達反預期的語料發現，其中 58 例都是以說話人為導向的（*speaker-orientated*），比例高達 96.67%。也就是說，當“老 A 了”表達反預期時，傾向於與說話人預期相反。此外我們還發現，60 例表達反預期的語料中，有 51 例語料中的 A 是表消極義的，比例高達 85%。這說明當“老 A 了”用來表達反預期時，A 傾向於是消極義形容詞。

3.4. 小結

我們從增量表達、評價表達與反預期表達三個方面討論了交際主體是如何使用“老 A 了”來表達主觀認識的。Sweetser（1990）指出人類的認知系統中存在內容域（*content domain*）、認知域（*epistemic domain*）和言語行為域（*speech-act domain*）三個不同的概念域。其中，內容域關聯著現實社會與物質世界；認知域對應著人類的知識架構和邏輯推理體系；而言語行為域則聚焦於通過語言實施行為的過程，比如借助祈使句完成命令或請求等行為。沈家煊（2003）在此基礎上，將這三個概念域進一步發展為行域、知域和言域。所謂“行域”，主要涉及實際發生的行為與客觀存在的狀態；“知域”強調個體主觀層面的感知與認知，直接關聯著說話者或受話者的知識掌握程度；“言域”著重於承載特定交際意圖的語言表達活動，諸如下達指令、作出承諾、提出訴求等。由此可見，如果從“行知言”三域的角度看增量表達、評價表達與反預期表達，它們都屬於知域。

4. 交際主體的情感

情感是人類最重要、最普遍的人生體驗，它貫穿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類自我表達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也是人際意義構建的重要手段。情感的表達和傳遞在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具體表現為情感呈現和情感共鳴。情感呈現是從說話人的角度來說的，它是指交際主體在一定交際意圖的驅動下，表達自身情感的言語行為，從而推動交際的進行；情感共鳴則是從聽話人的角度而言的，它是指交際一方通過特定話語喚起另一方與自己相同的情感，從而達到交際意圖的言語行為，這也體現了語言的交互主觀性。情感呈現和情感共鳴實際上是兩個不同階段的表現。情感呈現是情感共鳴的基礎，情感共鳴是情感呈現的積極結果。“老 A 了”呈現了說話人鮮明的情

感色彩，與此同時 A 的語義類別啟動了 (activate) 交際主體不同的情感站位。如果 A 是積極性形容詞，則表達交際主體喜悅、欣賞、讚美等情感站位；如果 A 是消極性形容詞，則表達交際主體不滿、煩悶、悲傷等情感站位。例如：

- (14) A：大新牽著小新的手，這畫面老美了。
 B：還是現實一點，先找個女朋友吧比如我。(BCC 語料庫)
- (15) A：你要是我室友就好了。
 B：哈哈天天做給你吃。
 A：那得老幸福了。
 B：想想都是，哈哈。(BCC 語料庫)
- (16) A：這麼晚都不睡！
 B：最近事情多，老煩心了。
 A：加油啦，早點休息～所有困難都會過去噠！（BCC 語料庫）
- (17) A：哎，老慘了今天，求抱抱。
 B：怎麼了？(BCC 語料庫)

例 (14) 和 (15) 中的形容詞“美”和“幸福”都是積極性的，啟動了交際主體開心愉悅的情感定位；例 (16) 和 (17) 中的形容詞“煩心”和“慘”都是消極性的，啟動了交際主體煩悶悲傷的情感定位。

需要注意的是，“老”後面的形容詞類別也可以是中性形容詞，即沒有明確的褒貶色彩，此時“老”的作用是凸顯 A 的特徵，即表達對談論對象特徵的一種強調，此時很難看出交際主體具體的情感站位。例如：

- (18) A：……如果只看圖還是淑女氣質爆棚啊，完全看不出內心活動。
 B：表面淡定，內心活動老複雜了。(BCC 語料庫)
- (19) A：有啥不好意思說啊，直說唄，想麗麗得了唄～
 B：我們老含蓄了。(BCC 語料庫)

馬真 (1991) 在討論“老 A 的”結構時指出，“老”常常表達說話人不喜愛的感情色彩，比如“老遠的，不想去了。”“老長的鬍子，留著幹嗎？”但我們發現，在“老 A 了”這一結構中，“老”經常表達說話人積極的感情色彩。這實際上是由後面形容詞的褒貶色彩所決定的，“老”經常與形容詞連用，形容詞的感情色彩便會沾染到“老”上。也就是說，這是詞義沾染的結果，進而“老 A 了”傾向於表達交際主體積極性情感。

基於此，我們統計了 BCC 語料庫對話子庫¹² 中能夠進入“老 A 了”構式的形容詞類別，並對其感情色彩進行了標注。標注原則是：積極性色彩明確的，即不需要結合語境判斷的，記為褒義詞，如“美好”“可愛”“開心”“漂亮”“舒服”“感動”等等；消極性色彩明確的，同樣不需要結合語境判斷的，記為貶義詞，如“嚇人”“傷心”“痛苦”“難聽”“醜”“嚴重”等等；對於那些感情色彩不明確，需要結合上下文語境進行判斷的，記為中性詞，如“年輕”“複雜”“安靜”“小心”“隨意”“深”“淺”等等。

統計結果顯示，在 367 個形容詞中，褒義形容詞的數量明顯多於貶義形容詞，中性形容詞的數量最少，具體分佈情況見表 1。

表 1 BCC 語料庫對話子庫中進入“老……了”的形容詞類別、數量及佔比

形容詞類別	數量 (個)	佔比 (%)
褒義形容詞	158	43.05
中性形容詞	94	25.61
貶義形容詞	115	31.34

總之，統計結果表明“老”更傾向於跟褒義形容詞搭配，兩者經常共現，所以褒義詞的感情色彩便會沾染到“老”上，進而“老 A 了”更加傾向於表達交際主體的積極性情感，並在具體語境的作用下呈現出具體的情感站位。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老 A 了”結構中褒義形容詞的數量沒有絕對優勢（158: 115），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褒義詞的數量比貶義詞多 43 個，只要多了就是優勢；二是當中性形容詞進入“老 A 了”這一結構中時，結合前後文語境，該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用來表達積極情感。我們隨機統計了 60 例語料發現，其中有 43 例是用來表達積極情感的，佔比達 71.67%。

5. 交際主體的態度

在日常交際活動中，言者態度的判斷是影響交際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那麼什麼是言者態度？王新（2020a）認為，言者態度是言者基於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識儲備、價值觀念、交際環境等內外因素對某一命題作出的評判亦或是言者對聽者的某一評價。也就是說，言者態度可以和命題有關，也可以和聽話人有關。實際上，言者態度還可以針對第三方或者預設（崔希亮 2020）。

¹² 我們之所以選擇對話子庫，是因為本文從互動的視角討論“老 A 了”，對話語料更符合這一主旨。

更進一步看，態度立場的傳遞從本質上看就是在調節人際關係。因此，如果從語體語法的視角出發，那麼態度立場毫無疑問屬於人際範疇，主要是用來調距，即推遠或拉近人際距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交際對方的認識、情感、行為等表示認同，從而積極加入到對方的立場中去，進而拉近彼此關係，此時對應的是積極態度；二是對交際對方的認識、情感、行為等表示懷疑，從而拒絕加入到對方的立場中，進而拉遠彼此關係，此時對應的是消極態度。簡言之，態度立場在日常互動中就是形成立場趨同或立場偏離的問題。從語體語法的視角來闡釋態度立場的優勢在於，與上文討論的情感立場進行區分。此外，Conrad 和 Biber (2000: 60) 在談及態度立場時指出，態度立場包含很多方面，比如傳遞態度、情感、價值判斷和預期。由此可見，Conrad 和 Biber (2000) 所定義的態度立場非常寬泛，和情感立場也有糾葛。本文的區分視角也可以很好地彌補這一缺陷。態度立場是從人際範疇的角度來說的，即形成立場趨同或立場偏離；情感立場是從心理範疇的角度來說的，即呈現某種具體的心理反應。可以說，兩者分工明確、互為補充。

“老 A 了”不僅僅表明說話人對談論對象的主觀認識，也不局限於表達對談論對象的情感，更為重要的是向聽話人傳遞了一種對 A 極其肯定的態度，並希望聽話人可以認同自己的認識和情感，從而消除分歧。換言之，說話人希望聽話人加入到自己的立場中來，與自己形成相同立場。這也充分說明“老 A 了”在交際互動層面是有語力 (illocutionary force)¹³ 的。從話語層面看，“老 A 了”具有很強的交互主觀性。這一方面“老”主觀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表肯定的語氣詞“了”在話語中實現了幫助聽話人對整個結構式話語意義的主觀判斷的結果。例如：

(20) A：媽媽每天起早貪黑的，老辛苦了。

B：是啊，咱媽這一輩子都不容易，該讓她享享福了。（抖音）

(21) A：他昨天做的那事兒老噁心了，真沒想到一男的能做出那種事情來。

B：就是，完全沒想到。（抖音）

例（20）中，交際主體 A 使用“老……了”這一構式傳遞出自身對“辛苦”這一判斷的強勢肯定態度，交際意圖是希望聽話人認同自身的觀點，從而與自己形成相同立場。例（21）與之類似，交際主體 A 通過傳遞對“噁心”這一判斷的強勢肯定態度，希望聽話人加入到自己的立場中來。這兩例中通過 B 的回復可以看出，A 的交際意圖得以實現。

¹³ 語力是指說話者通過話語所實施的行為力量或意圖，它強調的是話語在特定語境中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和功能（Searle 1969）。

有時候，說話人的交際意圖會通過顯性的語言形式表達出來，這個時候交際主體的態度立場更為明確。例如：

(22) A：這湯老熱了，你喝小心點兒，千萬別燙著。

B：好的，謝謝啦。（BCC 語料庫）

(23) A：這個牌兒的感冒藥老好使了，你試試看。

B：謝啦，我試試。（BCC 語料庫）

例（22）中，交際主體 A 通過“湯老熱了”來傳遞“提請對方注意”的交際意圖，這從後面“你喝小心點兒，千萬別燙著”可以看出；例（23）中，交際主體 A 通過“這個牌兒的感冒藥老好使了”來傳遞“推介”的交際意圖，這從後面“你試試看”同樣可以得知。這兩例中的“老 A 了”都位於始發句中，從 B 的答語中可以看出，A 的交際意圖均得以實現，B 與 A 形成了一致立場。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雖然說話人在極力向聽話人傳遞自身對談論對象屬性特徵的強勢肯定態度，並希望聽話人與自己形成一致立場。但從聽話人的角度看，有時並不認同說話人的觀點，進而導致說話人的交際意圖未能實現。例如：

(24) A：咱去秀兒那家店吧。

B：那家店老貴了，菜品還一般，咱換家店吧。

A：其它地兒也沒比這兒好的了啊。（日常生活）

(25) A：天兒最近老冷了，咱改天去吧。

B：後面還有寒潮呢，估計得更冷，去了得了。（日常生活）

例（24）中 B 的交際意圖是“勸阻”，並希望 A 加入到自己的立場中來，這可以從“咱換家店吧”得知，但從 A 後面的回應來看，B 的交際意圖未能實現。例（25）中說話人因為最近“天冷”，提議“改天去”，但從 B 的回應來看，A 的交際意圖未能實現。

如果從“行知言”三域理論來看，交際主體的態度則應歸屬於言域（沈家煊 2003），因為談論對象所具有的某種性質在交際主體看來是確信無疑的，所以邀請對方加入己方立場，從而形成一致立場。

6. 結語

“老 A 了”具有鮮明的說話人視角，用以表達說話人的認識立場和情感立場，體現了語言的主觀性。與此同時，從交際互動的視角來看，“老 A 了”還體現了說話人

的態度立場，具有鮮明的交互主觀性。總之，該結構從概念意義上說，是一種增量表達；從人際意義上說，是一種評價表達和反預期表達，與此同時體現了交際主體鮮明的情感定位，傾向於表達積極性情感，以及邀請對方加入己方的主觀態度，從而實現一致性立場。

最後我們想強調的是，語言的本質是交際互動，交際互動的視角往往能發現更多的語言現象和語言規律，所以語法研究也必須重視互動的視角。此外，本文關於主觀立場的三分做法，特別是關於態度立場的闡釋，為漢語立場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鳴謝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和《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感謝崔希亮教授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的悉心指導。原文曾在“漢語語法研究與教學研討會”（2023年11月4日，蘇州）上宣讀，承蒙蔣靜忠教授點評指導，一併致以最誠摯的謝意。文中錯誤，概由筆者自負。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漢語情感表達系統研究”（項目編號：24CYY027）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 級語言班。2010。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北京：商務印書館。
Beijing Daxue Zhongwenxi 1955, 1957 Ji Yuyanban. 2010. *Xiandai Hanyu Xuci Lish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崔希亮。2020。語氣詞與言者態度。語言教學與研究 3。50–59。Xiliang Cui. 2020. *Yuqici yu yanzhe taidu*.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3. 50–59.
- 崔希亮。2022。漢語程度量級的主觀立場表達。華文教學與研究 2。1–9。Xiliang Cui. 2022. *Hanyu chengdu liangji de zhuguan lichang biaoda*. *Huawen Jiaoxue yu Yanjiu* 2. 1–9.
- 丁健。2019。語言的“交互主觀性”——內涵、類型與假說。當代語言學 3。333–349。Jian Ding. 2019. *Yuyan de “jiaohu zhuguanxing”*: Neihan, leixing yu jiashuo. *Dangdai Yuyanxue* 3. 333–349.
- 李宇明。2000。漢語量範疇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Yuming Li. 2000. *Hanyu Liang Fanchou Yanjiu*. Wuhan: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劉毅非。2007。“老”的語法化問題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ifei Liu. 2007. *“Lao” de yufahua wenti yanjiu*. Changchun: Dongbei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馬真。1991。普通話裏的程度副詞“很、挺、怪、老”。漢語學習 2。8–13。Zhen Ma. 1991. *Putonghua li de chengdu fuci “hen, ting, guai, lao”*. *Hanyu Xuexi* 2. 8–13.
- 邵敬敏。2017。主觀性的類型與主觀化的途徑。漢語學報 4。2–9。Jingmin Shao. 2017. *Zhuguanxing de leixing yu zhuguanhua de tujing*. *Hanyu Xuebao* 4. 2–9.
- 沈家煊。2001。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 4。268–275。Jiaxuan Shen. 2001. *Yuyan de “zhuguanxing” he “zhuguanhua”*.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4. 268–275.
- 沈家煊。2003。複句三域“行、知、言”。中國語文 3。195–204。Jiaxuan Shen. 2003. *Fuju sanyu “xing, zhi, yan”*. *Zhongguo Yuwen* 3. 195–204.

- 宋禹岐。2019。從原型範疇角度談東北方言中的“老+形容詞(了)”結構。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1。97–100。Yuqi Song. 2019. Cong yuanxing fanchou jiaodu tan Dongbei fangyan zhong de “lao+xingrongci (le)” jiegou. *Liaoning Jiaoyu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1. 97–100.
- 王新。2020a。言者態度觀照下的“還 NP 呢”構式的話語模式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6(5)。43–49。Xin Wang. 2020a. Yanzhe taidu guanzhao xia de “hai NP ne” goushi de huayu moshi yanjiu. *Beijing Kej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36(5). 43–49.
- 王新。2020b。評價義“你真行”研究。浙江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37(5)。73–79。Xin Wang. 2020b. Pingjiayi “ni zhen xing” yanjiu. *Zhejiang Haiyang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 37(5). 73–79.
- 王新。2022。現代漢語反預期範疇的性質和概貌。語言與翻譯 2。5–11。Xin Wang. 2022. Xiandai Hanyu fanyuqi fanchou de xingzhi he gaimao. *Yuyan yu Fanyi* 2. 5–11.
- 王新、崔希亮。2021。“房”和“屋”組詞不對稱研究。語文研究 3。30–35。Xin Wang & Xiliang Cui. 2021. “Fang” he “wu” zuci buduichen yanjiu. *Yuwen Yanjiu* 3. 30–35.
- 吳福祥。2004。試說“X 不比 Y·Z”的語用功能。中國語文 3。222–231。Fuxiang Wu. 2004. Shishuo “X bu bi Y·Z” de yuyong gongneng. *Zhongguo Yuwen* 3. 222–231.
- 祖迪。2012。試析東北方言中“老……了”結構。牡丹江大學學報 21(10)。46–47。Di Zu. 2012. Shixi Dongbei fangyan zhong “lao...le” jiegou. *Mudanjiang Daxue Xuebao* 21(10). 46–47.
- Biber, Douglas & Edward Finegan. 1988. Adverbial stance types in English. *Discourse Processes* 11(1). 1–34.
- Biber, Douglas & Edward Finegan. 1989. Styles of stance in English: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arking of evidentiality and affect. *Text –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Discourse* 9(1). 93–124.
- Biber, Douglas, Stig Johansson, Geoffrey Leech, Susan Conrad & Edward Finegan. 1999.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Conrad, Susan & Douglas Biber. 2000. Adverbial marking of stance in speech and writing. In Susan Hunston & Geoff Thompson (eds.),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56–7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James Robert & Peter Roger Ralph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earle, John.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Study on the Stance-taking Function of “*Lao A 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Xin Wa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spoken dialogu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stance-taking function of the “*Lao A le*” structure from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adjectives used this structure are qualitative and comparative in nature, primarily consisting of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words. “*Lao A le*” reflects the speaker’s distinct epistemic stance, including incremental expression, evaluative expression, and counter-expectation expression. It also conveys a clear affective stance, typically expressing positive emotions. Furthermore, it demonstrates the speaker’s attitudinal stance, that is, inviting the hearer to align with their stance, thereby achieving stance alignment. The analysis of epistemic, affective, and especially attitudinal stance in this article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stance-taking in Chinese discourse.

Keywords

“*lao A le*”, stance-taking, subjective epistemic, affective position, attitudinal orientation

通訊地址：天津 西青區 天津師範大學 國際中文教育發展研究院

電郵地址：1973314933@qq.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7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4月1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4月2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5月8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